

DOI:10.13288/j.11-2166/r.2024.19.001

学术探讨

出土文献所见五脏与五行配属及五脏次序问题

顾漫¹, 周琦¹, 闫敏敏^{1,2}✉

1.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 北京市东直门内南小街 16 号, 100700; 2. 中国中医科学院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摘要] 五脏与五行的配属关系在今文与古文经学中有两种不同学说, 这一现象关系到对中医基础理论发展史建构的理解与解释, 是学术史上长期议而未决的重要问题。通过对《吕氏春秋》《月令》《淮南子》《史记·扁鹊仓公列传》《黄帝内经》等传世文献, 以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汤在啻门》、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胎产书》、成都老官山汉墓出土的《天回医简》等相关内容进行梳理和分析, 发现今文五行的五脏配属是古代医家在对五脏生理、病理客观认识的基础上提出的新说, 是中医学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贡献。四川成都天回镇老官山汉墓出土的髹漆经脉人像背上刻有“心、肺、肝、胃、肾”铭文, 所指为五脏之背俞穴, 其排序依照的是“火-金-木-土-水”五行相胜的顺序, 这一次序同样见于与经脉人像同墓出土的《天回医简》中, 并在今本《黄帝内经》的许多篇章中得以保留。认为这是早期医经中“心为五脏之首”思想的体现, 可以此为据判断今本《黄帝内经》相关篇章成书年代先后的问题。

[关键词] 五行; 五脏; 出土文献; 五脏次序

中医藏象理论的构建, 离不开阴阳五行学说的引入。五脏与五行的配属关系是指导中医临床的重要基础理论, 然现今主流应用的“肝-木、心-火、脾-土、肺-金、肾-水”配属关系最初并非唯一的, 《管子》《月令》《淮南子》《黄帝内经》等早期文献中的五脏与五行配属关系存在不同, 导致后世理解歧义纷繁, 是非难判。章太炎先生就曾因五行的今古文问题提出五脏五行的相配有一定的主观性, 即“在二家成说以外, 别为配拟, 亦未必不能通也”^[1]。近代中医存废之争中, 五脏与五行配属问题更一度成为争论的中心, 故对中医五行学说的认识经历了从“废除”到“改造”的过程, 郭沫若、余云岫、章次公等都曾主张将五行从中医理论中剔除出去^[2-3]。新中国成立之后, 中医被纳入国家卫生体系, 存废不再成为问题, 取而代之的是如何更好地传承发展。围绕五行的百年争鸣也随之揭开新的篇章, 邓铁涛开创性地提出“五行学说在中医学中最重要的意义是五脏相关思想”^[4], 其主持的“中医五脏相关理论继承与创新研究”课题成为

中医理论现代化的重要成果。

中医药理论是中医药学的基石, 尽管关于五脏相关的内涵在认识上取得了长足进展, 然而对于五脏与五行配属的历史演变及其内在原理, 学界尚缺乏细致的梳理; 关于五行的今古文异说, 亦存在认识模糊之处^[5]。近年来随着大量汉及以前数术和方技文献的出土, 为重新梳理这些问题的源流始末提供了重要的新线索。我们通过对先秦两汉传世与出土文献相关内容的分析, 梳理了五脏与五行相配的今文、古文之说的源流与演变, 揭示了古文说以“心”居中央所体现的“贵心”思想, 这与“心为五脏之首”“心为一身之主”的认识一脉相承, 同时发现今本《黄帝内经》中存在的多种五脏次序问题实际反映了早期不同医学流派并存与争鸣的历史现象, 并根据成都老官山汉墓出土的《天回医简》及同墓出土髹漆经脉人像上的五脏次序, 认为可以此作为判断今本《黄帝内经》相关篇章成书年代先后的依据之一。本研究意在综合出土新材料, 重新梳理和分析五脏与五行配属的历史演变及其内在原理, 以对传世《黄帝内经》等古文献中的古文、今文五行现象有更为清晰的认识, 进一步促进传统中医理论的挖掘与研究。

基金项目: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 74 批面上项目(2023M743918);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第 17 批自主选题项目(ZZ170503)

✉ 通讯作者: ymmenid@bucm.edu.cn

1 五脏与五行相配的今古文说

“五行”一词最早见于《尚书·洪范》。汉武帝末年“孔子壁中书”的发现引起了今文、古文经学的论争，汉代经师对今文、古文《尚书》解说的差异让五脏与五行的配属亦出现了今文、古文之别，东汉许慎《五经异义》较早讨论了“五脏所属”有今文、古文之分的问题^[6]。概括来说，“古文五行”之五脏配属是：“脾，木也；肺，火也；心，土也；肝，金也；肾，水也”，见于《吕氏春秋·十二纪》《淮南子·时则训》《礼记·月令》等，其依据是“此等直据牲之五脏所在而当春夏秋冬之位耳”^{[7] 453}，即根据祭祀的牺牲按“上南下北”（牲立南首）摆放时，五脏所在的实际方位而定，脾在左、肝在右亦合于实际人体解剖位置，如图1所示。而今文五行，即当前中医学仍在应用的五脏五行配属，则是肝为木、心为火、脾为土、肺为金、肾为水，其方位则如《素问·刺禁论篇》所描述“肝生于左，肺藏于右，心部于表，肾治于里，脾为之使，胃为之市”^{[8] 102}。又据《管子·版法解》^[9]及张家山汉墓出土兵书《盖庐》^[10]等皆有“左右表里”与“东西南北”相互对应的记载^[11]，则今文五行五脏方位关系如图2所示。

夏 肺—火 南—上		
春 脾—木 东—左	心—土 中	秋 肝—金 西—右
冬 肾—水 北—下		

图1 古文五行与五脏配属位图

Figure 1 The correspondence of the five phases and the five zang organs in ancient literature

夏—赤 心—火 南—表		
春—青 肝—木 东—左	黄 脾—土 中	秋—白 肺—金 西—右
冬—黑 肾—水 北—里		

图2 今文五行与五脏配属位图

Figure 2 The correspondence of the five phases and the five zang organs in modern literature

邓铁涛、郑洪对五脏五行配属的今古文之说做过梳理，认为今文五行五脏配属关系当来自医家^[12]，这一看法无疑是正确的。《礼记注疏》记载郑玄曾对古文说提出批驳：“今医疾之法，以肝为木，心为火，脾为土，肺为金，肾为水，则有瘳也。若反其术，不死为剧”^{[7] 1355}，说明当时五行在医学的应用是遵今文之说，若是违反了这一配属关系就会导致疾病加剧或直接死亡。显然今文五行五脏配属是经过医学实践检验、有客观知识为依据的。综合来看，我们认为今文五行五脏配属的依据当是五脏之色。心为赤色、肺为白色，均为肉眼可见之色；肾脏色暗红，几近于黑；唯肝、脾富含血液，亦为赤色，故肝之色青实由胆而得（胆附于肝），医经以肝、胆为表里相合，胆汁为青色则视而可见；至于“脾色黄”则实为胃之色，《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载舍人奴病时提到“伤脾之色也，望之杀然黄”^[13]，以及“所以至春死病者，胃气黄，黄者土气也，土不胜木，故至春死”^[13]，天回汉墓出土髹漆经脉人像背面镌刻的心、肺、肝、胃、肾，“胃”代“脾”为五脏之一，亦可证之。

2 五脏五行配属今古文说的医学论争

如前文所述，古文说之五行五脏配属，其依据来自古代祭祀传统，这一点在《礼记·月令》中有明确记载。但我们研究发现，古文五行-五脏配属关系实际在早期医学中是有过应用的，主要体现在对胚胎发育的认识，如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胎产书》即合于古文五行说；在传世的《黄帝内经》中亦保留有古文五行说之文献孑遗。

2.1 对胚胎发育认识中的古文五行说

前期研究已注意到秦汉时期的胎儿发育观具有五行色彩^[14]，今进一步研究发现其中蕴含着古文五行的线索。关于人胚胎发育的认识，在《灵枢·经脉》《管子·水地》《淮南子·精神训》中皆有记载。其中《淮南子·精神训》的描述较为完整，原文为“故曰一月而膏，二月而肤，三月而胎，四月而肌，五月而筋……形体以成，五脏乃形。是故肺主目，肾主鼻，胆主口，肝主耳，外为表而内为里，开闭张歛，各有经纪”^{[15] 733}，将胚胎生成与五脏五窍配属联系了起来。高诱注云：“肺象朱雀，火也，火外景，故主目”“肾象龟，龟，水也，水所以通沟，鼻所以通气，故主鼻”“肝，金也，金内景，故主耳”^{[15] 735}，此注显然是依照古文五行说所做的解释。《淮南子·精神训》本段记载提示五

行五脏配属古文说，在早期医学中的应用是以之来解释胚胎发育过程。出土文献所见的相关内容恰恰证实了这一点。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汤在啻門》记载了汤与小臣（伊尹）问答，论及胚胎发育十月成人的过程，其说较今所见之传世文献更早，且有所不同^[16]。最为完整的论述则见于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胎产书》，曰：“故人之产也，入于冥冥，出于冥冥，乃始为人。一月名曰流刑……二月始膏……三月始脂……【四月】而水授之，乃始成血……五月而火授之，乃始成气……六月而金授之，乃始成筋……七【月而】木授【之，乃始成骨】……八月而土授【之，乃始成肤革】，【和】心静志□□□□，【是】谓密【腠理。九月而石授之，乃始成】毫毛……伺之十月。气陈□□，以为□”^[17]。（注：释文外加【】号，表示原有脱文，可据时代接近的相关文献或上下文义补出的字句；□表示简文残缺以致无法释读的内容，且字数无法确定；□为脱字。下同。）

《胎产书》运用五行学说已相当成熟，水、火、金、木、土的顺序与《汤在啻門》所载五行顺序一致。其配属为：水—血，火—气，金—筋，木—骨，土—肤革（皮），石—毫毛。《胎产书》中虽未明言五脏与五行、五体之对应，但可据《周礼》郑玄注间接推导出来。《周礼·疡医》云：“凡药，以酸养骨，以辛养筋，以咸养脉，以苦养气，以甘养肉，以滑养窍”；郑玄注云：“以类相养也。酸，木味，木根立地中，似骨。辛，金味，金之缠合异物，似筋。咸，水味，水之流行地中，似脉。苦，火味，火出入无形，似气。甘，土味，土含载四者，似肉。滑，滑石也。凡诸滑物，通利往来，似窍”^{[18] 116}。由此可知，《胎产书》的五行五脏配属当为“肾—水，肺—火，肝—金，脾—木，心—土”之古文五行说。

2.2 《黄帝内经》中的古文五行说

《黄帝内经》中主要为今文五行之五脏配属，然其中亦有“古文说”之孑遗。如《灵枢·师传》云：“五脏六腑者，肺为之盖……心为之主……肝者主为将，使之候外……脾者主为卫，使之迎粮……肾者主为外，使之远听。”^{[8] 273}篇文虽未明言五行配属，然其以心为“主”，居中属土；以肝为“将”，则有属金之义。因此分析，此篇可能为《黄帝内经》整理时删汰未尽而保存下来的古文说之“化石”。由于此篇文义又为《灵枢·五（癰）津液别》《素问·灵兰秘典论篇》所袭用，故古文说在《黄

帝内经》中亦非孤例；后两篇改“肺为之盖”为“肺为之相”，使其在上之义更显隐蔽。《黄帝内经》古文五行与五脏配属如图3所示，其排列正合于五脏之解剖位置，故暗含古文五行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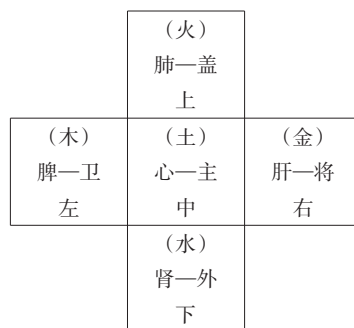


图3 《黄帝内经》古文五行与五脏配属位图

Figure 3 The correspondence of the five phases and the five zang organs in ancient literature of *The Inner Canon of Yellow Emperor* (《黄帝内经》)

五行五脏配属的今文、古文说经历了一段复杂的历史过程，其反映了早期医学在形成之初，不同学说并立、互动和消长的动态演变。综合文献资料来看，“古文说”之五行五脏配属，散见于先秦至西汉初期的典籍尤其是诸子著作之中，其大多属于“月令”系统，与医学相关者则主要是胚胎发育的内容；而“今文说”之五行五脏配属，则集中见于相关医学文献之中，如《史记·扁鹊仓公列传》及今本《黄帝内经》的绝大部分篇章，证明此说为医家所重视。今出土之天回医简是较《黄帝内经》更早成书的古医经，其中所用五脏与五行之配属亦全属今文五行之说，尤为明证。今文五行说在建立后即被稳定的传承和应用，直至于今。然古文五行说并非完全被淘汰，其中“心居中央”、为“人身土藏”背后蕴含的“心为之主”的观念仍为医学所传承。

3 “心为之主”与五脏次序问题

随着天回医简的发现，其同墓出土髹漆经脉人像背面镌刻的“心—肺—肝—胃—肾”之五脏次序问题也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和讨论。据《天回医简·发理》简二九“所胃(谓)输者，腧(脊)之输也”^{[19] 71}之文[注：()中的是释读的文字，下同]，经脉人像上的五脏铭文，应即《灵枢·背俞》中所言的五脏俞，只是心、肺二俞的位置互倒。夏德安在2018年“中国古代中医的重新发现”国际学术交流会的发言中指出，髹漆经脉人像背部的五脏之序恰好为“五行相克”的次序^[20]。黄龙祥也指出这

一排列次序与《黄帝明堂经》不同，而与现存《扁鹊针灸经》佚文所载之背俞次序完全相符^[21]。

该五脏次序亦出现在《天回医简》的简文之中。如《天回医简·发理》简一至简一三讲述五脏之痛，顺序排布为：一曰心痛，二曰肺痛，三曰肝痛，四曰胃痛，五曰肾痛；以及《天回医简·逆顺五色脉臧验精神》简一八“·心气者赤，肺气者白，肝气者青，胃气者黄，肾气者黑，故以五臧（藏）之气产□”^{[19]59}（注：“·”是竹简原文上的标点符号，为保持原貌，文中所引皆保留了该符号。下同。）皆为“心-肺-肝-胃-肾”之次序。五脏次序的演变，其中亦蕴含着今文、古文五行迭变与交融，以及不同医学学派之间争鸣的历史线索。

3.1 《黄帝内经》中的五脏次序

翻检今本《黄帝内经》，可以发现“心-肺-肝-胃（脾）-肾”的五脏次序（为便于称引，简称为“甲序”）亦大量存在于《素问》《灵枢》各篇之中，此次序以心脏居首，按五行相克之顺序排列，包括《素问》之《五藏生成论》《脉要精微论》《平人气象论》《宣明五气论》等篇，《灵枢》之《邪气藏府病形》《五（癰）津液别》《阴阳系日月》《本藏》等篇，如《灵枢·五（癰）津液别》云：“五脏六府，心为之主，耳为之听，目为之候，肺为之相，肝为之将，脾为之卫，肾为之主外”^{[8]278}。

《黄帝内经》中出现较多的五脏次序，除此之外还有两种。一种是“肝-心-脾（胃）-肺-肾”的次序（简称为“乙序”），此次序以肝脏居首，按五行相生之顺序排列，如《素问·金匮真言论篇》云：“言人身之藏府中阴阳，则藏者为阴，府者为阳。肝、心、脾、肺、肾五脏皆为阴”^{[8]15}。另一种是“肺-心-肝-脾（胃）-肾”的次序（简称为“丙序”），如《素问·五藏生成篇》云：“故白当皮，赤当脉，青当筋，黄当肉，黑当骨”^{[8]120}。丙序与甲序相较，仅是“心”“肺”之次序互换，其与后世通行的背俞穴顺序亦相一致。究其原因，当是据肺居五脏之上的解剖位置，及皮肤居身体之表的浅深顺序而做出的调整。甲序亦偶见于《天回医简·脉书上经》中，如论及色脉相乘时，简二六“·敝（扁）昔（鹄）曰：白乘白，病自己。所胃（谓）白乘白者”^{[19]6}当为首条。

另外，《黄帝内经》中还有一些出现较少的五脏次序，不明其所据，部分情况或由错简造成，兹不具论。需要指出的是，《素问·五藏生成篇》中甲、乙、丙三种次序皆有出现，显示本篇可能为杂

纂而成，非一家之说。

3.2 “心为五脏之首”与“贵心”思想

《素问·阴阳类论篇》中记载了一段黄帝与雷公的对话，黄帝问雷公五脏之中何脏最贵，雷公以肝脏作对，黄帝回答：“却念《上、下经》《阴阳》《从容》，子所言最贵，其下也”^{[8]200}。联系前后文，雷公以肝脏为最贵，当是依据肝木应春，春为四时之首，从“乙序”而来，然后文并未明确交代黄帝关于“何脏最贵”的观点。今《天回医简·脉书上经》出土，简七至十一“五脏之通天”条文，依照“心-肺-肝-肾-脾”之次序，以心脏居首^{[19]11}，简一四“心。敝（扁）昔（鹄）曰：脉句（钩）至者曰病出心”^{[19]8}为五脏病脉之首条，黄帝心中“何脏最贵”已不言自明。与之同时，简一四残断的下端简文很可能是“青-赤-白-黑-黄”的五色次序，这样的排列兼顾了“心为五脏之首”的五脏次序和“春夏秋冬”的四时次序，应出于原作者的精心安排。亦表明《天回医简》正处于古今五行理论更迭的过渡时期。

综合出土文献及有关研究^[22]，我们认为“心为五脏之首”是“贵心”思想在医学中的表现，这是建立在古人对“心”的脏器解剖与功能认识的基础之上的。“心”的甲骨文字形为^[23]等，显然是基于心脏形状的象形字。《说文解字》云：“心，人心土藏，在身之中，象形。博士说以为火藏。”^[24]古人已经认识到了“心”位于人身躯的中间，因此在古文五行中“心”属土藏，居于中间。不仅如此，古人还体察到“心”是整个生命活动的主宰，《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八）》所收的《心是谓中篇》云：“心，中，尻（处）身之中以君之，目、耳、口、纒四者为叟（相），心是胃（谓）中”^[25]。《郭店楚墓竹简》所收《性自命出篇》有“君子身以为主心”^[26]之论，说明早在战国时期古人对心的形态和功能皆有了深刻的认识。这种身从心主的认识逐渐成为当时普遍流行的思想，亦是儒家“心术”“心性”理论的文献源头。传世典籍中不仅存在“心”等同于“中”的用例，如《史记·乐书》“四畅交于中而发作于外”，张守节《正义》“中，心也”，《诗大序》“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之“中”^[27]；并且以“心”来比拟君主进行政治叙事，如《管子·心术上》云：“心之在体，君之位也。九窍之有职，官之分也。心处其道，九窍循理”^{[9]759}。《荀子·天论》云：“心居中虚，以治五

官，夫是之谓天君。”^[28]《春秋繁露·通国身》云：“身以心为本，国以君为主。”^[29]这些论述又为医家所采用，产生了“心者，君主之官”“五脏六腑，心为之主”的表述，并体现在“心-肺-肝-胃(脾)-肾”以心居首的五脏次序中。这一思想在《天回医简》中也有明确的表述，如《天回医简·脉书上经》简五“·敝(扁)昔(鹊)曰：心病之正，亟(极)微亟(极)精，以观死生”^{[19]5}，其中“正”当训为“主”。古时掌管某一职事的官长，称为某正(如“酒正”“乐正”“里正”)，其义即同于此。此言(医者之)心为疾病的掌管者。

通过《天回医简·脉书上经》与经脉人像背部铭文可以看到，西汉早期的医学文献中即已体现出五脏以“心”为贵的理念，这也能佐证整理者对出土医经的命名是有理有据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简《凡物流形》即有“君之所贵，唯心”的论述，说明古人“贵心”思想起源甚早，而在《黄帝内经》五脏次序中以心、肝、肺居首并存，以及黄帝与雷公关于“何脏最贵”的分歧，反映了早期医学知识与社会主流思想互动的同时，又据自身实践特点发展出不同观点的复杂历史过程。

值得注意的是，《难经》中出现的五脏次序，除《四十九难》论“正经自病”是甲序以外，其余诸篇如《十难》论“一脉为十变”，《十三难》论“五脏色脉相应”，《十五难》论“四频率”，《十六难》论“病有内外证”，《四十难》论“五脏所主色臭味声液”，《四十二难》论五脏重量、形状、功能，《四十九难》论“五邪所伤”，《五十六难》论“五脏之积”，《七十四难》论五输穴与五时五脏对应等篇中，全部都是乙序。这一现象似可为《难经》成书较晚之旁证。

综上所述，《黄帝内经》中的五脏次序可作为推测其各篇时代早晚及学术来源的一项新证据材料。其中甲序(心脏居首之相克序)往往出现于较早形成的篇章中，而乙序(肝脏居首之相生序)、丙序(肺脏居首之上下序)则出现较晚，三种次序可能分别出自不同的学术流派。

4 结语

顾颉刚指出：“五行，是中国人的思想律，是中国人对于宇宙系统的信仰”^[30]。阴阳五行学说体现了中国古代独特的思维模式和自然哲学，在“西学东渐”之前一直是中国人普遍信仰的一套知识体系，对中国传统科技、文化的各个方面产生了深远

的影响，这种影响同样反映在中医学理论的构建中。然而医家创构理论，也并不总是被动吸收采纳社会流行之思潮，历史上不乏由医学思想影响及于社会、人文思潮的例子。五行五脏配属之今文说为古代医家撰作医经时所取用，后随医学思想的传播而得以推广，从而广泛根植在社会各阶层的认知之中，竟使与之竞争的古文五行说在后世几无回响；与之相映成辉的是，中华先民对于心脏形态、功能及其在生命中重要性的认识，产生了早期的“贵心”思想，成为扁鹊医学的核心，亦随其流传而日益播散，逐渐汇入了中国古代哲学思想资源的主流，由此可证医学思想对于社会思潮的反向影响。而《黄帝内经》各篇中的五脏次序，有心、肝居首之不同，则分别遵循了“五行相克”或“五行相生”的顺序，是五行学说应用于医学理论构建的典型例证，并可作为推测其篇章时代早晚及学术来源的新证据。

参考文献

- [1]章太炎. 章太炎全集: 医论集[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 186.
- [2]郝先中. 近代中医废存之争研究[D].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 2005.
- [3]朱良春. 章次公医术经验集: 增补版[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3: 17-19.
- [4]邓铁涛. 略论五脏相关取代五行学说[J]. 广州中医学院学报, 1988(2): 65-68.
- [5]刘庆华, 贾春华. 中医五行研究论争史略[J]. 中医杂志, 2022, 63(13): 1205-1210.
- [6]陈寿祺. 五经异义疏证[M]. 曹建墩, 点校.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 219.
- [7]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 礼记正义: 卷十四[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 [8]黄帝内经(影印本)[M]. 人民卫生出版社, 整理.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3.
- [9]黎翔凤. 管子校注[M]. 梁运华, 整理. 北京: 中华书局, 2004: 1196.
- [10]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 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释文修订本)[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6: 161.
- [11]朱鹏举. 《内经》教学当借鉴出土古文献材料例说[J]. 国医论坛, 2018, 32(1): 63-64.
- [12]邓铁涛, 郑洪. 中医五脏相关学说研究[M]. 广州: 广东科技出版社, 2010: 28.
- [13]吴树平. 全注全译史记[M].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5: 2756.
- [14]周登威, 郑凡, 顾漫. 基于先秦两汉涉医简帛文献的早

- 期形神思想研究[J]. 医学与哲学, 2023, 44(7): 71-75.
- [15] 张双棣. 淮南子校释(增订本)[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 [16]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五)[M]. 上海: 中西书局, 2015: 142.
- [17] 湖南省博物馆, 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 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六)[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4: 93-94.
- [18] 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 周礼注疏[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 [19] 天回医简整理组. 天回医简(下)[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22.
- [20] 夏德安(Donald harper), 罗维前(Vivienne Lo). 天回三号墓的人体经穴髹漆人像: 视觉知识和文本知识[C]// 芝加哥大学北京中心. 中国古代中医的重新发现. 北京: 芝加哥大学北京中心, 2018: 23-28.
- [21] 黄龙祥. 老官山出土西汉针灸木人考[J]. 中华医史杂志, 2017, 47(3): 131-144.
- [22] 柯鹤立(Constance A. Cook), 蔡丽利. 关于“心”在汉以前出土文献中所表示的身体部位及其内涵变化的研究[C]//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 半部学术史, 一位李先生.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21: 881-982.
- [23] 刘钊. 新甲骨文编[M].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9: 616.
- [24] 许慎. 说文解字[M]. 徐铉, 校定. 北京: 中华书局, 2013: 216.
- [25]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八)[M]. 上海: 中西书局, 2018: 149.
- [26] 荆门市博物馆. 郭店楚墓竹简[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8: 181.
- [27] 陈民镇. 清华简《心是谓中》首章心论的内涵与性质[J]. 中国哲学史, 2019(3): 14-24.
- [28] 王先谦. 荀子集解[M]. 沈啸寰, 王星贤,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1988: 309.
- [29] 苏舆. 春秋繁露义证[M]. 钟哲,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1992: 183.
- [30] 顾颉刚. 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三册)[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6: 254.

Th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Five Zang Organs and Five Phases and the Order of Five Zang Organs as Seen in Unearthed Literature

GU Man¹, ZHOU Qi¹, YAN Minmin^{1,2}

1. Institute for History of Medicine and Medical Literature, China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s, Beijing, 100700; 2. Post-doctoral Research Station, China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s

ABSTRACT Th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the five *zang* organs and the five phases exhibited variations in the previous and the current literature, which is related to the understanding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historical construction of the basic theorie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is an important issue that has been debated for a long time in the history of academia but has not been resolved. Through combing and analyzing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handed down during the pre-Qin and Han dynasties, which includes *Master LYU's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吕氏春秋》), *The Book of Rites: Monthly Ordinances* (《月令》), *Huainanzi* (《淮南子》), *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Biography of BIAN Que and CANG Gong* (《史记·扁鹊仓公列传》), *The Inner Canon of Yellow Emperor* (《黄帝内经》), as well as excavated literature like the Warring States bamboo slips *Tang Zai Chi Men* (《汤在啻门》) collected by Tsinghua University, *Taichan Shu* (《胎产书》) unearthed from the Mawangdui Han Dynasty Tombs, *Tianhui Medical Manuscripts* (《天回医简》) unearthed from the Han Dynasty Tombs of Lao Guan Mountain, Chengdu, 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 current five phases are newly proposed by previous medical practitioners on the basis of the object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physiology and pathology of the five *zang* organs, which is a unique contribu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o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he lacquered acupuncture figurine unearthed from the Han Dynasty Tombs of Lao Guan Mountain, Tianhui Town, Chengdu, Sichuan Province, is engraved on its back with the inscriptions of "heart, lungs, liver, stomach, and kidneys", which refer to the back-Shu points of the five *zang* organs, and the order follows the sequence of "fire - metal - wood - earth - water", which is the order of the five phases being restricted. It is believed that this is a reflection of the idea of "heart is the head of the five organs" in the early medical scriptures, which can be used as a basis for judging the chronological order of the relevant chapters of the modern version of *The Inner Canon of Yellow Emperor*. This order is also seen in the *Tianhui Medical Manuscripts* unearthed from the same tombs as the acupuncture figurine and is preserved in many chapters of the modern version of *The Inner Canon of Yellow Emperor*.

Keywords five phases; five *zang* organs; unearthed literature; order of five *zang* organs

(收稿日期: 2024-06-15; 修回日期: 2024-07-23)

[编辑: 侯建春]